

台北的黄昏

梁 学 政 著

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

台北的黄昏

梁学政 著

范一辛插图·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3 字数 41,000

1978 年 9 月第 1 版 197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,000

统一书号: R10024·1653 定价: 0.19 元

目 录

在海岸上盼望	1
台北的黄昏	29
台湾街头	47
拾破烂的孩子	58
战斗	73
阿爸一定会回来的	83



在海岸上盼望

椰子熟了。和椰子树象姊妹般的槟榔树上，小槟榔也长得鸽蛋般大小，青青的，五六个五六个聚在一起，一簇簇悬挂在树干尖端的大叶子底下。香蕉黄了，又长又大，围绕着树干，一层层的密密的挤成排。

由港口向北望，长长的防波堤外面，海在不安的动荡。深蓝得发暗的大浪，一座连着一座，一望无际。港口内，海平平静静的；只有岸边，一层跟着一层的小浪，象由海里溢出来似的，拥着，滚着，轻轻地

摔在沙滩上。水的颜色，这里已经不是深蓝，而是绿的了，绿得象玉。但美丽的海水，被正在排水的美国军舰，弄得水面浮上一层油污。

早晨，在远远的海天相连之处，朝霞把海面映得闪亮而发红。台湾海岛上，这时却还笼罩着乌云，阴沉沉。海岛北端马蹄铁形的基隆港，三面依山绕水，口向北开着的市街，象一条鳄鱼的嘴巴，张在那里。七点钟了，东海岸边的渔民住户区里，还是静荡荡的，好象人们不知道这里有白天。每家的门还紧紧地闭着。

小玲悄悄地爬起来，坐在“榻榻米”^①上，她睡不着了。刚才她做了一个离奇的梦。梦里有一个温暖的家。她梦见爸爸和小冬还活着，哥哥回来了，和妈妈、姐姐大家住在一间下雨不漏的房子里，煮了一大锅饭全家吃着。哥哥长得又黑又高，被太阳晒成棕褐色的手上，还沾着几片鱼鳞。就象妈妈常跟她说起的，他是一个不论在多大的风浪里，都能驾船的“海的儿子”。而爸爸，头发都白了，慈祥地抚摩着小玲的肩膀。……但她蓦地醒了。小玲饿醒了，从昨天中午她就没吃过饭。

① “榻榻米”，外来语（日语译音），日本房屋内的席子。

小玲看了看妈妈。妈妈这时睡着了。昨天夜里，妈妈又吐又喘。妈妈病了十个多月了。这期间，每当妈一发起病来，总是几天几夜地喘息夹着呻吟。但昨夜早早的，妈妈就叫小玲睡下了，她自己咬着被角，说觉着好些了。小玲已经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时候才睡着的。妈妈的另一边，睡着姐姐秋月。姐姐是天快明时才回来的。昨天她和阿木哥他们一起出海打鱼去的。这时她正睡得沉呢。匀称而健壮的臂膀和胸膛上，还带着海水干了后留下的斑斑点点的盐霜。显然，昨夜她上岸后没有用淡水冲洗过就睡下了，想必已经十分劳累。在她那热情的南方少女红润的脸颊上，梦中也没带上半点笑意，仍旧留着生活的折磨和忧患的影子。

小玲坐在睡着的母亲旁边，不由得又想到了刚才做的梦。然而那毕竟是梦啊，和真的日子一点也不象啊！在她那清瘦而微微苍白的脸上，平时就有着不是十一岁的孩子应有的忧郁的神情。这时，这种忧郁已经变成为更加深沉的愁苦了。突然，港内一声长嘶的汽笛打断了她的思绪。这是哪条船又要出航了呢，还是又来美国兵舰了呢？想到这个，小玲总是不由得引起极大的厌恶和憎恨。弟弟小冬的影

子又在眼前浮现。去年秋天，当他们俩在巷口街边上玩时，一辆坐着美国军官的吉普车冲了过来，还没等他们逃开，小冬就被碾在车轮子底下了。汽车连停都没停，倒退了半丈多远，就又开走了。小冬比小玲小四岁，死的时候才六岁，是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。

小玲在“榻榻米”上半跪半坐地穿好裙子，站起来，慢慢地迈过妈妈和姐姐的腿，走到炭炉边的碗架旁，轻轻掀起锅盖来看了看，里边还剩下小半锅凉饭。这是昨天小玲给妈妈做的，妈妈没吃。饭虽然凉了，但闻起来还很香。可是她没吃，又把锅盖轻轻地盖上了。小玲虽然小，可是她明白，家里再也没米了。留着这饭给姐姐和妈妈吃吧。也许姐姐昨夜捉着了鱼，放在阿木哥家里还没拉回来。等会卖了后，那就能买米来做饭了。她顺手提起一个小篮，拿起一把铁勺，赤着脚走到门口，推开门，向通着海岸的一边巷口走去。

小玲的家，在一条一头通向海滨马路，一头通向海岸的巷子里。巷子不长，但很宽敞，它也是大家公有的院子。巷子里种着十几棵香蕉和椰子树，另外还有两棵大榕树，在榕树的身子上长着很多须根。

基隆市除了夏季外，一年有七八个月整天下着雨。这些须根就在半空中吸收着水分。巷里原本有三棵榕树，其中一棵较小的，已经在不久之前，被一次在连续的地震后的大台风，连根拔起了。这里住着二十几家人家，除了刘叔叔一家是公共汽车司机外，全是渔民。大家的房子全都一样，是用薄薄的木板钉成的。屋顶上的瓦大都残缺不全了，有几家用破烂的渔网搭在上面，钉起来。这是防备着台风来时再把剩下的那几块屋瓦和木板也吹走用的。每当台风来时，大海就好象要翻腾过来，浪头仿佛一座座的小山，在布满了乌云的天空下翻滚着，风夹着狂雨，呜呜的呼啸。巨浪，拍打着平时象高大的城墙似的远远矗立在港口上的防波堤。越过它，淹没它，激溅起无数的浪花和泡沫。那时，有钱的达官贵人家里，关起厚厚的玻璃窗来，欣赏着海景。而这里的渔民则或是忙于倾倒灌进屋中的雨水，或是担心着墙倒屋塌。

小玲在经过巷头最后一家胡姨妈的门前时，叫了声常在一起玩的小英。小英不在家，一早就到码头上去了。往对岸看，海港的西部，沿着火车站往北，十八个码头一个跟着一个横排着。一艘巨大的

货轮停在二号码头上。船楼上，斜插着一面美国旗。空气凝滞。码头上空笼罩着浓重的烟雾。小玲知道，小英是到码头上去扫拾散撒在地上的米粒去了，那是在人们一袋袋地往船舱里运送大米时，由麻袋缝里漏下来的。有时赶上运气好，她能连土带泥的收上一斤多，拿回来冲洗净了做饭吃。小英今年十二岁，她有三个弟弟。小玲常常听到胡姨妈叹息地说：“有钱人家的孩子是希望，没钱人家的孩子是累赘，大人受罪，孩子也跟着受罪。”

过了小英家，就到了海边上。由这里往北，伸延着长长的大石嶙峋的岩岸，再过去，在防波堤下，是修轮船的船坞和渔市场；往南，是二里多长的沙滩。小玲提着篮子，沿着海岸往北走。太阳，这时透过厚厚的云毡，从隙缝中撒出来一片扇形的金线，红橙橙地直射到海面上。三面山上青苍的树林，也在一刹那稍稍抹去了它平时的沉郁。森林里散落着枯黄的树叶。这里的树，冬天也是绿的，一年四季生长，只是每当春季和夏季，新叶陆续生出来后，老的叶子才慢慢地飘落在地上。如往常一样，夏日的海也是较温驯的，不象在雨季里，连港里也终日到处是顶着白沫的浪花，这时只有小浪轻轻地跌在岸边的岩石

上，又流下去，跟着再涌上来。湿润的岩石上，长着紫菜、青苔，也长着一种把一半贝壳粘附在岩石上的牡蛎。小玲仔仔细细地寻觅着，一找着就蹲下来，用铁勾把它凿开，然后把牡蛎肉拨到篮子里。

岩石上非常滑，苔藓使它们包上了一层青褐色的密密的绒毛。小玲小心地移动着，一处一处地搜寻。两个多钟头了，她才找了小半碗牡蛎肉。这里好象被谁先找过了。在一个岩石洼处的水池内，几条小海鱼撒了欢儿地来回游窜着。它们是落潮时被抛下的。有的象孔雀尾巴似地披着一身花花绿绿的星点，有的周身又是那么碧蓝。小玲蹲下来，想看看，不料踏在一块活动的石头上，滑倒了，牡蛎肉都撒在地上，有一些溜到水池里。她爬起来，没顾得看挂破了皮的腿，就一颗颗地拾起来。牡蛎肉有的漏到岩缝里，要费很大劲才能弄出来。

港外蔚蓝不安的大海上，有二十多把黑色刀锋似的东西在水面上划过。当海浪高高涌起时，它们就忽地显现在浪花中。但不等转眼的工夫，它们又到了十几丈之外，突然出现在那里了。一会儿，它们钻进了平静的港口，在绿亮的港湾内忽东忽西地闪现着，远看活象一群潜水艇突露在水面上的潜望



管，划破水面，溅起水花。它们渐渐来到东海岸沙滩前半里处了，放缓了速度，兜着圈子往北移，其中一个突地露出黑黑的背脊来，把刀锋似的鳍斜插在空中。

“鲨鱼！小鲨鱼！”自小做为渔夫女儿的小玲，以生长在海滨的丰富经验肯定了它。

“这一定是一群小鲨鱼仔，每条顶多有半丈来长，它们是在海上追逐嬉戏时走迷了路，不小心进了港。”小玲迅速地站起来，提着篮子，走上干地，往家里跑去。

黄阿木和一些曾在昨夜出海捕鱼的人们，都被小玲叫唤醒了。他们相继跑出门来，由低矮的屋檐

下，向海面了望。跟着，就紧急地行动起来。

云彩顺着海风，向南涌去了。夏日的太阳，十一点钟就象跑到头顶上直射起来似的，照出来的影子非常短。沙子很快地就被晒得温热起来。二十多条木渔船，都横排在沙滩上，一只只底朝天。这是昨天晚上出海打鱼回来后，按照渔民的习惯，就即刻放好了的。渔网也都伸展开，整齐地搭在房子后边的一片竹架子上。大家对渔船和渔网都十分爱护，这是渔民们的命根子。每张网每条船，修修补补，都要用个几十年的。一家几口人，全靠着一张网和一条船生活啊！

秋月和一群姑娘迅速地收叠着一张最大的渔网。阿木、李海等十几个健壮的年轻渔民，已把两条渔船很快地翻了过来，由沙滩上推到岸边。当四个姑娘用竹竿把网抬过来放到船上时，另一条放上标枪的船已经下了水。跟着一个水浪涌上来，这条船的船头就也浮了起来；大家再顺势一推，船就冲进了海里。六个人跳到船上，把桨用力地摇了两下，就向着头一条船轻快地靠了过去。不到三四分钟，两条船已兜到鱼群的外边。这时小鲨鱼群已游到离海岸更近的地方，在水面闪着亮光的浅水处，忽上忽下地捉捕着小鱼。

各自牵住鱼网的一头，两条船之间拉开一道沉在水里的网墙，由两边向鱼群包围过去，急速地往一起靠拢，眼看着就要把它们围在中间了。

小玲站在船尾巴上，帮着姐姐拉住绕在一根小木桩上的网头，眼睛紧张地凝望着这群渐渐围在网圈里的时隐时现的鱼脊，连眨都不眨。“这能给大伙换多少米啊。”想到这里，她的心不禁急跳起来。

“摇桨！往浅处拉！往岸上划！”

“至少也有十七八条，这群小鲨鱼全捉住了。”

人们一起高兴地叫喊着。岸上的小孩子们，也都



兴奋地拍着手，大声地嚷起来。

“阿木，我帮你一起摇。”秋月把网头交给小玲和一个叫阿红的姑娘，自己也加到阿木这只桨上来，和他并排地站着，用力地摇着。

“姐姐，让我也帮着你摇。”

“不用，玲玲，你还太小，等你大了再帮着我。”

姐姐一对乌黑短粗的辫子，被海风吹得轻轻飘了起来。她的脸上，当和人说话的时候，总是那么和蔼亲切，也总流露着一种自己要承担起一切的倔强。小玲往往不自觉的以对待母亲一样的心情，深深敬爱着她的姐姐。姐姐今年才十九岁，但她已在海上度过了四个出风入浪的春天和秋天。从四年前，爸爸在“二·二八”^①起义中被打死后，她就帮着妈妈和大哥林喜在船上开始出海打鱼了。大哥在去年夏天又得着要被逮捕的消息逃走了，跟着不久妈也病倒了，姐姐就一个人搭伙在黄家阿木哥的船上，担负起了全家三口人的生活。

在这个吃的用的一天比一天贵，打的鱼很大的一部分都要交了渔税的愁苦岁月里，小玲只看见姐

^① “二·二八”是1947年2月28日爆发的台湾人民在全省范围内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一次起义。

姐舒心地笑过一次。那还是在大哥逃走后一个多月的一天晚上，小玲睡下了，但是很久很久还睡不着。过了一会，听见阿木哥来了，小声地在门旁断断续续地跟姐姐说：“今天我见着老杨哥了，他说林喜哥决定去参加海军……毛主席……一定会回来的……”小玲很想知道他们所说的一切，可是声音低，听不清楚。看样子，好象他们不愿意叫别人听见似的，因此小玲也就一直没敢问，也没告诉过别人。但在她眯缝起眼睛望他们时，看见姐姐当时是多高兴啊，以致使得小玲深深感到姐姐平常的样子是多么愁苦，而她本来是一个更美丽得多的姑娘啊！

小玲平时隐约地听到哥哥和一些青年人暗暗说过，只要毛主席的队伍来了，美国兵就要被赶跑，蒋介石就要被消灭，人人就可以不再受苦了。哥哥说要去参加毛主席的海军，难怪姐姐那么高兴。从那天起，小玲就常常想，毛主席的海军一定有许多许多军舰和大炮吧，毛主席也许是一个白头发的和气的老人吧，等毛主席的队伍来了以后，大概姐姐就每天都是象那天一样地笑着了，玲玲也就不会常常挨饿了吧。

小玲相信，以后终究有一天，姐姐要把毛主席的

事告诉她的。

鱼群感觉到了被围在障碍物里，往哪里游，都撞在柔韧而结实的网上。在仓促和烦躁中，还没来得及沉到海底，船已经把网拖到水较浅处来。鱼群再也出不去了。

“赶快收网，快，防备它们跳出去。”有经验的老渔人黄大叔，站在左边的船头上，吆喝着。他有一头银白的头发，和一对闪烁的眼睛，穿着补了又补的衣裳，在风吹起的一只快破成布条的裤筒下，露出干瘦的腿来。

一条小鲨鱼暴怒了，跃出水面。但又跌落在网内，溅起一片象珍珠滚走在绿玉上的浪花。

“小心，快收，美国叉佬^①又要捣乱来了。”李海低沉地向大家说，“你们看，他们冲过来了。”

由船坞往这边来的海面上，驰来一条白色浅底的快艇，上边坐着三个美国水兵：两个拿着啤酒瓶，底朝天的往嘴里倒，一个用力按着艇尾上马达的油门，以最大的速度向前冲着。半圆形的艇头高高抬起来，两条水浪由艇尾向两旁滚去。今天是星期天，他们在兜风。

^① 叉佬，台语，即土匪、强盗。